



文学的多重视域 与理论构建

汪文学 主编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中国文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在学术理念、研究方法、治学手段等方面都有所突破，研究成果极为丰富。民族文学研究的 60 年，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 30 年是学科建设的草创阶段，真正是“白手起家”，从零开始；在文学研究界思想极为活跃的 20 世纪 80 年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工作开始起步，很快就步入了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显示了自己的独特的学术价值。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文学的多重视域 与理论构建

汪文学 主编

杨红 执行主编

吴晓东 王凤杰 副主编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中国文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在学术理念、研究方法、治学手段等方面都有所突破，研究成果极为丰富。民族文学研究的60年，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30年是学科建设的草创阶段，真正是“白手起家”，从零开始；在文学研究界思想极为活跃的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工作开始起步，很快就步入了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显示了自己的独特的学术价值。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的多重视域与理论构建 / 汪文学主编.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117-2778-7

I. ①文… II. ①汪… III. ①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7164 号

文学的多重视域与理论构建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董 巍

责任编辑: 曲建文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70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93 千字

印 张: 22.25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2612349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55626985

现代学术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

——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 2011 年会（代序）

汤晓青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中国文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在学术理念、研究方法、治学手段等方面都有所突破，研究成果极为丰富。民族文学研究的 60 年，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 30 年是学科建设的草创阶段，真正是“白手起家”，从零开始；在文学研究界思想极为活跃的 20 世纪 80 年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工作开始起步，很快就步入了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显示了自己的独特的学术价值。

这里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的成立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

1979 年 6 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成立，学会的成立集合了全国各地各民族的老中青三代学者，组建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基本队伍，为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事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0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国家级学术机构的建立，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科建设纳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整体格局之中，整合了民间文艺学、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等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力量，以三大史诗为代表的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各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以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理论批评为主要学术方向的研究工作全面展开，充分发挥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研究领域的开放性、研究手段的多样性、研究人员的多民族性等优势。在资料学建设、史诗学及口头传统研究、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及民族文学理论建构等领域逐步深入，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1983 年创刊的《民族文学研究》，为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搭建了一个国家级的学术平台，截至 2011 年第五期，已经出版了 124 期，共刊发各类研究论文 2900 余篇，总计 2000 万字。《民族文学研究》的出版，及时全面反映了学科的发展状况，为组织学术队伍、培养各民族学者、加强学术交流、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事业的深入拓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还有，经过 10 年的努力，民族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民族文学网”已经完成了三期建设，为民族文学研究营造了良好的信息共享环境和学术交流平台。

《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建设同步发展。我们可以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为例。起步之初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基本上可以称之为“教材讲义型”，这种评论对于一个作家从籍贯、生辰、文学历程的简介到重要作品的概述、评价，一

应俱全却点到为止,如同一般文学史教材中对于一个作家的定位和评介。这种以填补“空白”、展示各民族文学创作基本风貌式的研究手段,只能停留在浅层次的评论和介绍,无法深入。对于作品的个案研究,也主要是“文本鉴赏型”,这种批评容易流为一叶障目,抓住某一个文学文本作孤立的关照,看不到它与历时的整体文学流程的关系,也无视它与平行的其他的文学文化之间可能的联系。这样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在展示了少数民族多元文化丰富性的同时,其批评的有效性引起了大家的警惕和反思。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孜孜不倦为构建民族文学理论体系作着不懈的努力,他们有感于文学研究一直以来就把中国文学等同于汉族(或汉语)文学,注意到其中不同的民族文学质地,忽略了那些在生活上文化上与汉族多有接触,又使用汉语写作的作家的特殊性。他们认识到:“尽管在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在主题、叙述策略和文化编码上许多方式已经被主流文化同化而趋向同质了,但仍不乏保持了民族特性的美学系统的作品,这些作品在遭遇主流文学传统、汉族文学传统时,或者在它们没有得到主流文学传统、汉族文学传统认可之前,必然会同现行美学体系产生冲突,而在此冲突下的阐释行为,不仅会导致错误解码或负面误读。关键在于不同的批评尺度、评判标准的使用。”有鉴于此,他们自觉肩负起“发现”的任务,挖掘那些遭到冷遇和忽视的写作,并肯定其作品所涉及的少数民族文化的传统价值和新兴的独异价值。与此同时,他们有明确的理论意识,追求建立一套具有针对性的批评话语和理论体系,以便对那些具有自身特点的少数民族文学文本进行有效的阐释。进入21世纪以来,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发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批评界的活跃,已经将“边缘的活力”注入并融入主流文坛之中。

这里要特别提到2004年以来,《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先后与四川大学文学院、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青海民族大学文学院、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新疆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内蒙古赤峰学院等院校共同举办的八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论坛实施的“圆桌会议”形式,为学者们提供畅所欲言、激烈争论、充分交流的场地;与会者来自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比较文学、人类学、少数民族文学等学科,不同的学术视角和研究方法形成相互启迪;而作家与批评家的对话,对于民族母语创作的得失和发展前景的探讨也颇有意义。这种格局,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具有的跨学科、跨语言、跨文化的学科特色。

第一届“论坛”设计的论题,被归入“概念、现状与批评”、“作家、时代与使命”、“理论、比较与兼容”三个方面的七项议题,都是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批评和理论建设的热点问题。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重新把握,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存在的少数民族文学独特批评框架和话语系统匮乏,缺少多重知识结构的融会贯通,批评范本的缺失,感情关注与身份基点的迷惘,与外来理论对接的不足等,有了清醒认识。

第二届“论坛”移师南宁,议题有“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学批评及其学科理论探讨”、“民族作家身份认同问题”、“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与批评”和“中国多民族作家研究与批评”

等板块;关于民族国家体制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起源和本质的反思,是探讨较为深入的话题。大家对权力和知识的互动关系予以探索,体现除民族文学批评理论的话语自觉。由掌握本民族语言又掌握汉语的不同民族研究者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双语写作问题加以分析,倡导以多元文化的理念搭建对母语文学的关注与平等对话的平台,引起共鸣。

第三届“论坛”在青海文联的合作下,于2006年西宁召开,就“民族文学批评理论”、“跨学科学术视野中的民间文学生态”以及“西部开发与民族文学书写”等论题进行探讨。此次论坛议题集中在关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与确立。学者们对此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也开始在各自研究或理论探索中体现出其学术追求。第一届论坛提出“重写文学史”话题,主要是认识的沟通,第二届关于学科建设的反思,已经在理论层面梳理和挖掘,第三届关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与研讨,则带有更强的实践性。

第四届论坛由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在成都承办,主题是“多民族文学史观与文化多样性”,并设置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建构与思考”、“文化多样性守望与少数民族文学功能”、“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学理阐释”、“多民族文学史观维系下的民族母语写作”、“西南各民族的文化生态与书写”、“藏彝走廊文学叙事研究”五个分题。与会者达成共识:中国文化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多元一体”的历史,中华文学史自然也应当是多民族以多语种、多样式、多风格,多种精神传统共同创造的文学史的有机整合。构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加强多民族文学史研究与撰写,对推动中国境内各民族文学互动互补互益互生从而共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第五届论坛由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在乌鲁木齐承办。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讨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公共性意义、少数民族文学个案研究与理论升华等引起热烈讨论,各民族古典文学、当代文学、民间文学研究使本届论坛具有地域特色。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讨论深化,表现出对于理论问题具体化的个案研究诉求,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公共性的提出,展开了从人类学、文艺学、比较文学等角度对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切磋。传统的断裂与继承、民族性与现代性、交流与融通,这些民族文学的根本性课题是关注的重点。来自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从鲜活的批评现场提供了可行的理路,对于后殖民理论的借鉴与批判、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意识问题、民族志书写的观照、少数民族母语写作与翻译等等,都有新的成果。

第六届论坛由云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承办,在昆明举行。论坛继续鼓励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考,把握其认同一体性与文化多元性;少数民族文学及文化的翻译与沟通,各民族文学关系及相互理解,边地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评论,各民族作家群研究,都得到关注。本次论坛讨论了“多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概念,提出民族文学文本的民族志价值及其研究方法,阐发了对民族文学作家历史观与历史叙述的考量价值,还讨论了民族文学多重创作视野、创作目标的问题。论坛也引发了一些新问题,例如提出对单边叙事特征考量、身份认同与危机等。

2010年春在桂林举办第七届“论坛”,特别着意邀请了部分国内综合性高校从事中文教学的教授们参加,并将“论坛”议题挪移到一个新的层面,即“如何在综合性高校推进中华多

民族文学教学”。随着学界近年来的观念嬗变，这个话题已经愈来愈为身在中国文学史教学一线的老师所关切和思索。议题涉及范围是：高校中华多民族文学教学的现状及其反思；在授课中怎样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在有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及硕、博研究生教育的学校如何实施此项教育；在普通高校中文系如何传授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华多民族文学内容；普通高校中文系如何培养能够讲授包含多民族文学内容的中国文学史课程的师资；普通高校中文系如何选取涵盖中华多民族文学事项的教材；等等。此次论坛议题针对性强，涉及中华多民族文学教学中的观念、现状、建议、经验等四个方面问题。参会人员从各自专业背景出发，探讨中华多民族文学教学，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交流与碰撞。

第八届“论坛”在内蒙古赤峰学院召开，会议议题围绕“民族文学的跨界交流与实践”为中心展开，着重探讨中华民族各族裔之间自古以来的文化、语言、文学的交流、碰撞、互通、互溶、共生、共荣。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三方面：文化身份与认同问题；各民族文学的跨文化、跨地域、跨国境交流与实践；内蒙古各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作家文学）的个案研究。与会专家认为，“认同”和“身份”问题是基于民族文学文本和实际情况提出的方法论问题，对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以及跨语言、跨民族、跨区域的交际具有重要作用，人类学、民族学对此已经有所总结，文学领域是借用还是重新创立类似于“自觉”、“自在”的理论建构应该引起理论重思。

多民族文学史观对于少数民族整体性研究和跨民族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和作用。多民族文学史观具有历史与政治的文学话语机会，把民族书写带入到国家话语体系当中，从而把民族与国家、政治与历史、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对于整体性共同体研究、跨民族研究与交流都有提领式的重要意义与价值。

地域的民族化，民族的地理化，带来少数民族文学书写的一体与分裂的问题，因而，探讨少数民族的“空间”话语具有时代与现实意义。与会者对整体性“空间”话语研究、地理性“空间”话语研究、历史性“空间”话语研究和民族性“空间”话语研究四个层面进行了讨论。与会者认为跨民族文学、文化书写必然带来“空间”话语机会，如何整合族群与国族的共同体、地理与历史的一体化，以及老中青研究者的整体性对于民族文学的跨界研究具有理论探讨与社会现实意义，应该得到重视。

梳理“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八年来的话题，我们可以把握民族文学研究的深层思考和理论突破，较之30年前，相关的研究已经从学术理念的倡导进入通过个案及具体的文学现象的研究。研究者探求在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将当下各民族文学的多样性与长时段的多源与多元历史并置考察，将书面的文学写作与口头的民间传统同步关注，探索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的规律。我们所探讨的问题，已经在中国文学研究界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的学者们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目 录

现代学术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

- 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 2011 年会（代序） 汤晓青 1

上编 会议实录

大会发言

-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 2011 年学术年会上的讲话 王朝文 002
-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展望 朝戈金 005
- 从总体文学史观看民族文学与主流文学关系
——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对“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意义 李正荣 009
- 边省地域与文学生产
——以贵州明清文学创作为例 汪文学 014
- “危机时期”的中国多族群文学 姚新勇 017
- 文学史中“民族作家”的价值维度 席 扬 021
- 民族文学之思想研究的方法问题 吴子林 024
- 贵州方言、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化 杜国景 028
-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 2011 年年会闭幕式总结 尹虎彬 033

专题讲座

- 从亚鲁王看史诗研究的新趋势 朝戈金 035
- 口头传统的田野采录和档案馆建设 尹虎彬 043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三个学理	杨 义	048
当代文情与文学批评	白 烨	055

下编 论文选辑

民间叙事

中国各民族神话资料数据库建设的思考	王宪昭	060
哈尼族神话中的生态智慧与生态功能	黄 雯	066
传承、建构与展望——20 世纪中国史诗学研究的诠释与思考	冯文开	074
彝族“支嘎阿鲁”史诗中的“大词”	肖远平 李光明	081
海洋文化精神的诗性表达：京族史诗研究	王 红	086
萨满教天命论思想与蒙古族族源传说	包海青	094
孤儿角色与民间故事的叙述模式	陈玉平	102
《阿买恳》艺术形式及价值探析	柳爱江	109
“文成公主入藏”的民间书写特征及其意蕴	蒲华军	115
论人与动物联姻故事的嬗变	王继英	122
科尔沁蒙古族经济形态多元化与说唱的辩证关系	何红艳	127
《壮族风俗歌谣集》的内容、价值与传承	陆凌霄	133
歌唱的生存——羊场布依族盘歌综论	吴秋林	144
论壮族民间戏剧的文化生态	陈丽琴	163

批评实践

简论“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作家国家认同意识的生成原因	白晓霞	171
论 1990 年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	杨 红	178
为寻梦寻路而来的朝圣者——重读蒙根高勒抒情长诗《走马兴安岭》	高建新	186
“外来者”的另类书写——回族作家张承志的《黑骏马》及其他	李长中	192
重读玛拉沁夫	李晓峰	203
陈墨香茗醇厚 民族风情俯仰——叶广芑近期小说创作研究	刘树元	211
西海固精神的负载者——论石舒清笔下的女人	马梅萍	218
两种模式和两种意识		
——“十七年”时期贵州少数民族颂歌深层模式探究	彭冠龙 颜同林	227

喻子涵散文诗“石头”意象探微	孙诗尧	234
乌江地域文化与土家族作家群生成及创作	喻子涵	240
窥探生死的秘密——读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	赵 牧	253

理论探索

东北少数民族民俗载体研究的创新性	曹 萌 丛淑洋	258
中国多民族文学史建设工程	邓敏文	266
多民族背景下中国审美文化的民族性思考	何圣伦	280
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视角——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管窥	李晓辉	289
现代中国少数民族裔的文学书写	刘大先	294
对区域性文学风格问题的思考	吴海进	303
关于民族文学史书写的历史思考	颜水生	308

文化视域

当下语境中傣族贝叶文化资源的现代性之路		
——傣族舞剧、电影《孔雀公主》艺术美细说	陈孟云	316
少数民族文学的民俗书写与文化消费——从《穆斯林的葬礼》的长销谈起	李丹宇	322
“凤凰传奇”与少数民族民俗符号传播	王 剑 王晶晶	327
论《人民文学》杂志的图像表达	袁向东	336

附 录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 2011 年贵阳年会论文选目		344
---------------------------	--	-----

上编

会议实录

大会发言

专题讲座

大会发言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 2011 年学术年会上的讲话



王朝文

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原贵州省省长

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来宾：

大家上午好！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专家、学者欢聚在“多彩贵州”这片神奇的土地，共同交流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探讨有关学术问题，这是中国民族文学界的一次盛会。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于促进贵州地区乃至中国的民族文学发展必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不断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出了极其灿烂、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民族文学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过去，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学存在某些偏见，对其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意义没有一个正确、明晰的认识，致使少数民族文学学科长期偏居一隅，不被主流学界所重视。一直以来，我们所面对的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并不完整的文学史，它严格意义上只是一部中华汉民族文学史，而缺少了至关重要的少数民族文学。然而，近些年来，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出现了新的转机。随着“文化多元化”时代诉求的逐步高扬，随着“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进一步践行，少数民族文学的地位已经有所提升，大家已经意识到：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文学史应该是多民族的文学史、多元一体的文学史。至此，少数民族文学才第一次以主人翁的姿态走进中国文学史的“正殿”。我们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的不断发展、壮大，其社会影响力的逐步提升，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学与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民俗乃至整个民族文化都具有深层而切近的关联，具有巨大的涵容量。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少数民族文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符号，而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完整

系统，它不但反映了各民族经济生活、经济形态的演化过程；而且还记录了各民族历史演变的足迹，蕴含了历史进程中一个民族的辉煌与痛苦。透过民族文学的艺术表现形式，我们可以深入各族人民的精神生活，去探知他们隐秘的心灵世界。此外，从文学教育的角度而言，以往我们的文学教育是不均衡、不对等的，不是双向互动的，而是单向流动的。由占主流地位的汉民族文学向各少数民族流动，由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流动，这显然不利于对各少数民族身份和文化的尊重，以及价值观层面的一种相互认同。我们知道，文学是塑造心灵的雕刻刀，它的教育作用总是在润物细无声中悄然进行的。少数民族要一如既往地熟读汉人经典，汉民族也应该全面系统地深入了解少数民族文学，相互了解，相互尊重，汲取双方文学作品中所承载和蕴涵的生存智慧和精神力量，从民族身份的认同升华到民族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捍卫祖国统一，保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长治久安。

在当前的文化语境、学术场域下，民族文学是一片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需要积极开拓的研究领域，其中有大量的学术空白需要填补。今年6月1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实施，我想，这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传承、保护与发展、创作、研究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助推作用。在座的各位都是这方面的专家，在此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上，也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那就是文学本身带有强烈的实践性，因此，我们不能整天坐在“书斋”里，这对于民族文学研究、创作尤其如此。我们应该积极地深入民间、深入群众，既要深刻把握历史、也要关怀、体悟当下，积极地从事真正来源于民族、民间的、民众的民族民间文学，我想，这是创作、研究民族文学最重要的根基所在。可以说，离开民族根基、离开民众立场，民族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也必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是各位专家、学者进行研究之前，应该首先确立的一个重要理念。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拥有苗、侗、布依、彝、仡佬、水、土家等30多个少数民族，其中世居少数民族就有17个。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资源为我们进行民族文学创作、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近年来，贵州民族文学创作硕果累累、人才辈出，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涌现了一大批民族文学作家群体。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奖中，贵州作家成绩不俗。有苗族作家赵朝龙的小说集《蓝色乌江》、土家族作家田永红的小说集《走出峡谷的乌江》、彝族女诗人禄琴的诗集《面向阳光》、土家族诗人喻子涵的诗集《孤独的太阳》、布依族女诗人罗莲的诗集《另一种禅悟》、布依族女作家杨打铁的小说集《碎麦草》等多部作品获奖。这些获奖作品，从思想性到艺术性，都具备了向更高水准突破的趋势。而近年来，更令人振奋的是，彝族老作家龙志毅、苏晓星、吴勇，苗族作家伍略、吴思泽、仡佬族作家赵剑平，以及崭露头角即出手不凡的仡佬族青年女作家王华等新推出的长篇小说，以新的思想高度和艺术向度先后在全国引起较大的反响，刷新了贵州少数民族文学长篇小说创作的历史纪录，为贵州民族文学创作的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总之，贵州是民族民间文学创作、研究的一片肥沃土壤，只要大家肯钻研，善于思考、勤于学习，一定会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我们相信，本届年会的召开必将对进一步推动中国民族文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也将为来自各地的学者进一步了解贵州、了解贵州本土的少数民族文学，以及贵州的语言文化、民俗风情搭建一个平台。

真诚祝愿贵州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创作更上一层楼，祝愿中国民族民间文学的明天更加美好！

谢谢大家！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展望



朝戈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北京

大家上午好！

今天的话题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展望。紧扣这个题旨，我想说的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近年经历了快速的发展，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今天是时候该对其他的未来发展作出预测和希望了。

首先说说学科的现状。

作为中国文学的二级学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过多年的发展，大体是稳固的、壮大的。但和各界的期望相比，步伐稍显迟滞。目前，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科研的总体面貌，呈现机构萎缩、人员流失态势。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省区，在省级社会科学院的建制中，没有专门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队伍。不是因为文学研究本身不重要，也不是因为以往的文学研究做得足够好，无需发展了，而是因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人才队伍的储备不够。此外，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格局中，在各省立项支持的研究项目中，在省部委横向委托的项目中，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课题数量与各民族文学遗产的蕴藏量相比，是严重失衡的，这个现状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年轻一代学人在这个领域的研究热情和动力。还有，已经产生的有分量、有影响的成果，在学术界的认知度上，在对相邻学科的影响力上，还远远不够。一个学科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命运和影响力，取决于它对研究对象的深入解析，对某些概念和知识体系的提炼和总结，从而形成对人类知识谱系的重要补充和完善。如果一个学科在对文化和文明的传承上，对人类的精神世界的某些方面能够给出某些新鲜的有阐释力的见解，才可以说这个学科是有前途的，如果总是自说自话，对其他学科毫无影响，那么这个学科就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在学科建设上我们这个领域还有一个很大不足，就是在当今中国的文学版图上，尚未建立少数民族文学信息交流沟通的有效平台：我们对使用民族语文进行创作的基本情况不大掌握。其实，少数民族文学在走出国门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也引起了国际同行关注，但还很

够。往远一些说,藏族文学和蒙古族文学的搜集和研究工作,从开展到今天,已经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了。俄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等国家,都有一些享有国际声誉的大学者,他们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成为我们学术研究的范例。例如德国学者瓦尔特·海西希的蒙古史诗研究成果就是这样。今天,若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汪洋大海上,在中外学术对话和交流之间,搭建一个更通畅的渠道,使我们的成果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并欣赏,能让各民族文学日益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营养,则我们的工作就可以说是做好了。

其次说说学科面临的机遇。

近年来,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文化多样性的主张,日渐深入人心。这个主张认为,人类应当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因为这是保持人类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最近先后发生在欧洲几个地方的骚乱和随之而来的争议引起人们的反思,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和措施,才能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和谐相处?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有人公开挑战多元文化政策,认为应当抛弃。不过,主流意见还是认为,人类的发展,如果由单一文化来统治,比如说被塔利班文化统治,或者被美国文化统治,都是大多数人不愿看到的。人类的精神家园、文化家园应该是百花齐放的。在国际文化更加广泛交流的背景上,我国现阶段的关于文学的民族属性这个话题,充满了强烈的现实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倡导国际社会保护口头传统,弘扬口头传统中最优秀的成分。众所周知,在我国境内,多数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他们关于本民族的审美理念、历史记忆等,都沉淀、凝聚在口头传统中,并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完成传播、流布和接受的。

不久前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提供了法律的保障。这部法首次以法律条款的形式,规定政府部门,特别是文化管理部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地方政府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以及人力、物力来保护、弘扬口头文化,成为政府在执政过程中的一个新任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我们国家法律的出台,就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在各省区,已经有不少专家和学者,帮助地方政府评估、筛选特定民族文化事项和项目,为申报进入国家四级名录,做了大量的工作。最近,文化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从西藏和新疆的两次事件之后,许多知识分子都在反思民族文化问题。民族之间的包容和理解,民族之间的和谐相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需要解决一个大问题。其中,文学究竟能做什么,又能发挥多大作用?也是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我们知道,文学的功能之一,就是不同族群之间通过文学交流形成某种润滑剂——加深了彼此的理解,就减少了误解的机会。另外,我国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复杂,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存在较大差别,这些差别,哪些与文化血脉相关、与文化遗产相关、与文化理解相关,需要我们深入的探讨。比如说,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在西南少数民族族群中,长期存在各个兄弟民族有共同的起源的神话传说,这样一些文化基因,是否能对今天各民族之间彼此的包容和理解产生有益的作用?我看这样的话题就很值得研究。这些年来,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发展,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

供了非常好的参考工具和范式。文化人类学者和民俗学者，对特定地区的文化进行的深入的田野调研，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产生了非常大的推动力。文学学的研究范式，被极大地拓展了。今天的某些出色的研究成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具有示范意义，也明显提升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水平。

总的来说，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族别文学研究上，在文学理论建设上，在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的反思中，都各有较大斩获。在田野调查方法的精细化方面，尤其是在基本的资料学建设方面，特别是数据库建设方面，已经积累了一些成果，为少数民族文学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再次说说问题和挑战。

当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以苗族《亚鲁王》为例。《亚鲁王》是在丧礼仪式上彻夜演唱的史诗，《亚鲁王》与寻常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不同，它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文学作品，而是民俗事件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镶嵌在仪式活动中的唱段；对它的解读非常困难，有些地方看起来像是看天书，无法理解其中的含义。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呢？因为《亚鲁王》是贵州麻山地区的苗族演唱的史诗，它与苗族的人生观、宇宙观有直接的关联。其中特别是创世纪的部分，涉及某些咒语和宇宙观，之所以在丧礼的仪式上演唱，就是为了引导亡灵回到苗族的故地去。通过一到三四个晚上的演述，回顾祖先的光荣业绩，讲述先民的迁徙路径，安抚亡灵找到回去的道路等。每个家族或姓氏的演唱文本，在某些地方与其他演唱有共享的基干，又在叙述各自家族迁徙时彼此有差异，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树状结构的叙事。因此，要想听得懂《亚鲁王》，就要先了解苗族人关于天体、关于生与死的观念等一系列地方性知识，还要晓得这部史诗的主要功能不是为了娱乐听众，而是为了引导亡灵。

一个研究者，要研究像《亚鲁王》这样的史诗，就要做关于整个仪式活动全面系统的研究。只有全面的了解了苗族，特别是这一支人的信仰体系和社会观念，才能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史诗，只有了解了历史悠久的民间口头传统过程，你才能知道《亚鲁王》为什么会如此长久地传承。一个动人的情景是：有些老人在演唱《亚鲁王》时唱得泪流满面，他们用最为典雅的古老苗语，把民间的诗性智慧技巧发挥和锤炼到如此高超的程度，令人咋舌不已。

最后，讲未来发展中的几个大问题。

一个是资料学建设——包括数据库建设。我们今天感到，在今后的十到二十年中，会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口头传统渐次消失。所以最近这个时期，要抓住机遇，尽量的收集资料。

第二个就是回应现实问题。我们国家文化版图的构建，需要我们从现实需求出发考虑某些带有紧迫性的问题。

再一个，是理论建设问题。这些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建设方面，有了一些令人称道的成绩，比如在古代文论研究方面，在少数民族史诗学建设方面，在口头传统研究方面，有些理论思考，这些基于特定少数民族材料而形成的思考，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第四，当代文学批评。这些年来当代批评方面发展不是特别好。如果跟创作队伍和作品的